

我的“牛”母亲

黄慧敏

我的母亲属牛,她的性情如牛。
 早些年,父亲生了一场大病,干不了农活。母亲勤劳如牛,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她每天天未亮就出工干农活,哪怕在夏天,大中午也不休息,在田间地头挥汗如雨。实在热得不行,她就迈进水沟或小溪里全身泡湿了再继续干活,以至于落下了类风湿、关节炎等毛病。现在,她久坐后突然站立就迈不开腿,这跟她当年干农活大拼是分不开的。为了养家糊口,她一个人硬是撑起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八口之家。母亲有一股牛的韧劲,做什么事都“输人不输阵”,凡事都要做到尽善尽美,所以我们几个孩子都传承了她的作风。

今年初,舅舅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当时母亲就在我家短住。大哥哥怕她年纪大了,强硬地要求她留在我家不要去参加丧礼。母亲深深地自责,心里万分过意不去,从头到尾电话联系不断,丧事的所有大小事宜都安排交代妥当,还为自己不能去送他哥最后一程而唉声叹气,简直就是一头坐立不安的“暴躁牛”。看着她惴惴不安而痛苦的神情,我心疼她的左右为难,心口也跟着隐隐作痛,跟压了块大石头一样地感到呼吸困难。她当时的心情看来也只有我在现场才能体会到,我理解和感受到了他们兄妹之间的情深义重。我的儿子说,这是母女连心的佐证。

母亲脾气如牛一样的犟,她认定了的事一定要做到,任谁劝说都没用,十头牛都拉不回来。“万爱千恩百苦,疼我孰知父母?”七十几岁的老母亲还坚持要种些青菜、花生、地瓜,供儿女们享用。她说:“自己种的有机蔬菜和农作物,不打农药,吃起来放心、健康。”她愣是把我们宠成了“啃老一族”。老人家总觉得还能体现“自身价值”,干农活是她的本职工作,也是她做得最快乐、最体面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唯有遂了她的愿,让她尽情折腾。

不过,母亲也有柔情的一面。她的五个孩子即使都年近半百了,在她的眼里依然还是孩子。每次节假日,她都要提前打电话问我们要不要回娘家小聚,好提前安排食材。难得的欢聚,大家总是依依不舍,每次都要闲聊到深夜才悻悻然匆匆返回,她都要算准了时间打电话问清楚我们安全到家了才安心入睡。每次吃饭,她都要徘徊在餐桌旁,踱着小步,嘴里念叨着:“吃吧,吃吧,要吃饱。”并笑嘻嘻地看着我们大快朵颐,个个吃饱喝足。而她总是不肯和我们同席而坐,向来都是随便装点饭菜,坐在角落里扒拉几口作罢。她说看着我们吃,一家人其乐融融,她高兴而满足,自己不吃都开心。这真是一头护犊子的“深情老母牛”。

“白头老母遮门啼,挽断衫袖留不止。”终于有一天,孩子翅膀硬了,独立了,成家立业了。母亲却在不经意间就变老了,老得那么快,让人猝不及防。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母亲开始在儿女面前变得小心翼翼,变得很“听话”,原来她只是怕给儿女添麻烦,哪怕是生病了,也千方百计地瞒着不让儿女知道。等瞒不住了,才弱弱地说一句:“我不想让你们担心啊。”“苦母亲未见,儿劳母不安。”此刻,母亲俨然是一头年迈的“老母牛”,令人心疼不已。

母亲的锄头

任剑锋

母亲深深地懂得,有了手中的这把锄头,就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就有了一家人的梦想。

母亲的梦想如同那朝阳,每一天都在更迭。儿女的希冀朝着母亲扛着锄头上山的方向出发了,梦想无限。

母亲默默紧握着锄柄,用力刨着脚下的土地,许多辛酸的泪水连同汗水浇灌土地,肥沃庄稼,茁壮儿女的梦想。

母亲用锄头开垦上山的梯田,也开垦儿女通向学堂的小径。

母亲用锄头种植田里的五谷,也种植了儿女从小就知道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简朴道理。

母亲的锄头每年要淬很多次火,用树的根、用稻的脚。

母亲的锄头每天要磨两次锋,用大地的露,用月亮的光。

有一天,母亲终年劳作的腰弯得如同锄头的角度,如弓,射出了心中的祈愿。

搬到城里与我同住的母亲,渴望经常抚摸伴她大半生的那把锄头。于是,我把母亲用过的锄头放在她的房间,虽然与那豪华的家具极不协调。可是,我常常想告诉我的儿子: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母亲用这把锄头栽种出来的,包括我,也包括你!

紫薇,紫薇

王琪斌

4月初的一个傍晚,我正在学校操场散步。一个学生跑过来,说:“老师,你说紫薇花开的时候,中考就到了。不可能吧?”

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而且不止一次。去年年底,为了增强学生的毕业班意识,激励他们努力拼搏,我指了指教学楼前的那棵紫薇,对他们说了这句话。

似乎是为了验证他的狐疑,学生把我领到那棵紫薇树下。此时的紫薇树,灰褐色的主干斑白间杂,些许的树皮翻卷而出;枝干没有一丝色泽,像一条条锈迹斑斑的钢筋裸露着,或斜或竖,生硬地、胡乱地指向空中;树梢上还顶着许多紫黑色的干果,我俯身在地上捡了几个。

树上的和地上的,仿佛是在证明它曾经灿烂的过往。
 “光秃秃的。”学生回过头看着我,“死了吧。”他下意识地踢了一下树干,有一块翻卷凸出的树皮掉落下来。他捡起来,掰了掰,树皮“咔嚓”地断成几截。他又轻轻地触碰一下树干,紫薇树纹丝不动。

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之前我曾告诉他们,名字如此好听的花树,还有一个特点“怕痒”,因此又叫痒痒树。由于没有看到紫薇颤抖不止的情景,他摇摇头:“一点感觉都没有。”

“它有感觉。”我说,“你看到的只是它周而复始的生命周期中的一个阶段。”我又笑着反问他:“你观察过它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吗?”他似乎没有听懂我的话,小声嘟囔:“可是,现在它好丑!”
 “那么,你可以折一截小枝条看看。”他掂起脚尖,挑了最矮的一处,“咔嚓”一声,手中已经拿着一小截细小的枝条。他把枝条凑近眼皮底下,仔细端详,只见横断面正泛着一一点淡青色。他抽抽鼻子,放下来又拿起来。

我微微一笑:他不仅看到了生命的底色,也一定嗅到了一缕生命的气息。

“果然没死。”他晃了晃手中的枝条,又抬头看了看正叉向云天的树枝,转而陷入沉思,似乎在期待着中考时一树的花开,期待看到那薄如蝉翼的花瓣灿烂的一夏。

“是花,总会开的。”我说。

此后他会不时地跑来告诉我:“树枝上绽出绿芽了”“长出好多嫩嫩的叶子了”“有些干果已经被遮掩了”……

五一长假后,刚一回校,他就满怀欣喜地说:“我拐过去看了。就几天,满满的,满满的……”
 当然,他说的是叶子。此时,倒卵形的叶子已经缀满紫薇枝头,先长的青绿青绿,后长的粉嫩粉嫩,刚长的才露出一点胚芽。看着日渐茂密的叶子,每个人心中都已经蓄着一个紫红色的梦。所有人都相信,五十多天后,一切都会如约而至。

立夏了。我想告诉他们,生命如火山的岩浆,如地底的烈火,今天默默地厚积,只为了明天静静地绽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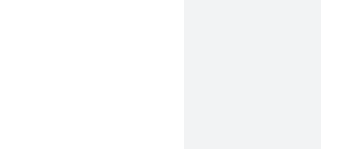


绿满草庵 飞扬 摄



草庵小径

陈淑芬



举足望去,一棵棵树一丛从草,密布在石山嶙峋的华表山上。山麓下,藏在万绿丛中的草庵古朴悠悠。

进入大门,一条条石板小径在绿草地间延伸,修剪过的小草探着头四处张望。石板有的长方形,有的正方形,岁月打凿出的皱褶一目了然,但尘封于时光中的往事,它应该能记得。

循着左边小路走,一座宋代石拱桥苍凉厚重,边上有两株被围栏保护着的大树,石碑上写着四个大字:千年古桧。定睛一看,树干粗可合抱,枝桠如虬龙蜿蜒,树冠茂密如墨绿色的云朵。“经霜不坠地,岁寒无异心”,这两株当年草庵明教徒种下的桧树,已历经千年风霜雨露。

小径将古桧树与对面的草坪相连,一块青石碑上面刻着,宋代“明教会”黑釉碗出土处。文友说,1979年,当地人挖水井,发现了一件内壁刻有“明教会”三字的黑釉碗,还有13片刻有“明”“教”“会”的碗残片。经考证,它们是由晋江磁灶古窑场统一烧制的。这些珍贵文物,明晰地显现草庵一带明教会的活动轨迹。自从告别地底重见天日后,它们看到了世事的变迁,迎来了武侠小说作家金庸,迎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考察团的一批官员、专家,草庵的历史地位得到高度评价。

拐向右边,又是一条小径,登上几十级台阶,依山傍崖的草庵建在高高的台地上,背后巨石作壁,周围古木伸出臂膀迎客。我早就得知,草庵始建于宋代绍兴年间,最初用茅草简易搭建,取名草庵;元朝才改为石结构。

小心翼翼地步入庵内,正面墙壁上的摩尼光佛造像端坐在莲花座上,双掌对叠放在腹部前面,相貌庄严慈善,长发披肩,耳大垂肩,眉毛隆起,下颌圆突,神态自若安详,衣褶简朴流畅;由一块天然巨石浮雕于崖壁圆龛上。造像内圈雕刻放射状之波纹形火焰,光芒四射,体现了摩尼教崇尚光明的教义。造像雕工精致,石材独特,脸部、手部、服饰分别呈现灰绿、粉红、灰白三种不同的颜色。造像雕凿于元代,对称的纹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风格。

刻凿摩尼光佛的匠人没有想到,这尊石佛后来会成为世界摩尼教唯一遗存,并为研究世界宗教史和古代海上交通史提供极为珍贵的重要实物依据。

一日下午,我给六年级的孩子上完新课,眼离开下课不足二分钟,便打算抄写几单词打发时间。大部分同学都在埋头苦写,却有那么几个顽皮的孩子如坐针毡,拿着本子焦急地等待下课。突然前排一个男生,停止手中的笔。他把目光落在我的头上,好像发现了新大陆,悄悄地低下头跟同桌“瓜分”秘密:“你看,李老师有两根白发。”

我站在讲台上佯装没听见。他们见我沒有发声,就有恃无恐地继续议论。这时他的同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对着我的满头黑发仔细打量,果然也发现了:“我看见李老师真的有白头发了。”那个学生按捺不住兴奋,立马转过头去跟后排同学分享。这时,后排一个“冒失鬼”居然站起身来,当着全部同学大声地宣告:“李老师,你有两根白头发了。”全班哗然,我听了哭笑不得,于是沉住气瞪了他一眼:“你注意力到哪里去了?”
 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坦诚、直率,没有成年人

据。正因为此,草庵摩尼光佛在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又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挂在庵内斑驳石头墙上的时钟,滴滴答答依然弹奏着光阴。

坦率地说,我对摩尼教的理解非常肤浅,只知道其于公元3世纪诞生于波斯,6世纪至7世纪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改称“明教”。唐朝就有摩尼教徒在晋江传教的记载。草庵外的摩崖石刻上,刻着摩尼教偈语“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尊,摩尼光佛”16个红色大字。

站在草庵的门口,石柱和石框上的几副楹联将我吸引。“神灵体正胜佛国,地寂景幽似西天”“夸赞草庵胜似佛国西天;“万石峰中,月色泉声千古秀;八方池内,天光云影四时春”,描绘了草庵美丽的自然景色。小径记得,20世纪30年代,近代高僧弘一法师三次来到草庵,撰写了几副对联。“草积不除,顿觉眼前生意满;庵门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满溢着济世仁人的慈悲情怀;“石壁光明,相传为文佛现影;史乘记载,于此有名贤读书”,道出了草庵不仅是宗教圣地,也是晋江历史上的文化重地。

下台阶的时候,一片片藤蔓植物贴着石墙,任性恣意地到处攀爬、蔓延。正在观赏着,有人惊喜地喊着:“梅花,梅花开了!”华表山上巨石累累,千姿百态,远望如一树树白雪盛开,所以自古就有“万石梅峰”的雅称。没想到草庵果真种着梅树,这条石板小径的两侧种满了梅树,粉色的梅花在风中盛开。这时,几位穿着僧衣的师傅从小径走过,她们的背影窈窕清爽,偶尔有几片花瓣飘落在她们的肩头,跌落在草地上。

岁月流逝,草庵不老。印上古人足迹的石板小径上,洒满着慈爱的阳光,默默诉说着昔日摩尼教的光明和黑暗、欢乐和痛苦,以及黑釉碗的热腾与孤寂。

在草庵,我遇见千年古桧,遇见了宋代黑釉碗,遇上了摩尼光佛造像;看到日月星辰,看到梅花,看到了历史与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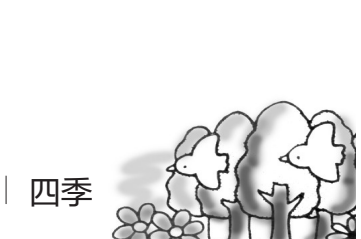
泉州是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逝去的岁月,带不走先人留在草庵,还有小径的痕迹。

的世故,可他们没有分寸,不分场合。等到孩子们都能发现我的白发,那早就不是一两根的事,我也就无需再刻意遮掩。随着年龄增长,这些孩子也开始惜到生命的新变过程,他们先是在身边的长辈身上看到白发,然后发现了衰老。

一眨眼,我在三尺讲台上已经耕耘了二十几个春秋,青春的身影一去不复返。40岁以后才明白,“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暑假,回老家探望母亲。我拉着母亲的手,紧挨着她坐下。我有意地看了看眼前的母亲。母亲用她那双像树皮一样的手轻轻地撩了我的头发,欣喜地告诉我:“我的闺女,你还没什么白发。”我听了一阵欢喜,老母亲真是老眼昏花。我也瞟了一下眼前的母亲,她的白发一览无遗,一条条粗壮的皱纹铺平面颊。我心里咯噔一下,母亲真的老了,老得有点陌生,母亲的现在就是我的未来。

我也将在变老的路上越走越快。变老是人生的常态,跟自己和解,坦然接受自己变老。接下来,我该思考的是如何面对衰老? 人的衰老包括身体和心理两个精神层面,一个人的真正衰老其实是从停止学习开始,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个过程。理解生命,直面衰老。

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不如在有限的生命里去做无限的事情。保持健康、保持学习,增持自身能量。借用一句话:春华秋实,人生各阶段自有其独特风景。对于白发,我已释怀。不惊不诧,不悲不喜。白发横生,岁月从容。



夏天的第一场雨

王霄鹏

一场大雨的到来,宣告春天的阔别、夏天的莅临。

推开窗,“悉悉喇喇”的雨声灌进耳朵,像突然旋大的音响。一通电闪雷鸣后,雨水管急不可耐地吞噬着夜色,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间或冒出一两个长长的嗝。学校操场看台的数盏灯光裹紧雨雾,羸弱地打在草坪上,浮出一块一块模糊的光晕。远处高低楼房仿佛都睡在了莫奈的印象油彩里,只依稀地在雨中淌着白、红、绿的色彩。

这时,晚自习应该是散了。教学楼下,孩子们撑伞列队向着校门移动,偶尔有几个弓身的影子箭似地窜过。雨声,也更大了。

清晨醒来,雨仍下着。只是有一阵没一阵的,一会儿稍大,一会儿又小。有将停的意味时,小镇街上的人就多起来。旧菜市场入口道路两边,照例摆着乡人自种的蔬菜,青瓜、红椒、紫包菜、白萝卜……有人来挑拣时,主人探出伞下的头,甩下雨披中的手,热情招呼,过秤。卖海鲜的倒是较平日少了些,盆里的虾、黑翅鱼刚经过雨淋,身上的海青色似又稠了几分。

这雨中的景致,还得数福州大学晋江校区旁的凤髻山。远远望去,雨雾萦绕,峰峦如黛,山顶上的几座红房子,像是山水画中轻点的桃红。在晴天,山上的相思树、朴树、木麻黄会长出各种各样好听的鸟声,此时却统统藏进了雨的笼子里。山脚下数条溪流汇入金井溪,涂着满脸的泥土色,哗哗地喊着、跑着、跳着,在福大高耸的钟楼和逶迤的红色楼群前,聚成宽阔的水泊。浅水中的礁石上,几只白鹭和唤不上名字的黑鸟,在雨中敛紧了翅膀,立着长长的细腿,许久不动——和岸边的钓鱼人一样。

而溪流的入海口近在咫尺。站上大堤,隐隐的涛声在雨中翻卷,应和着风吹过木麻黄的呼铃声。顺着防护林空出的观景豁口,大海映现在眼前,浩淼的水面衔着淡墨的云,将浪头一波一波推近堤岸;迷蒙的远处,几艘货轮淡淡剪影般缓慢行走在雨空中。

当我回身时,堤上的沿海大通道隆隆驶过集装箱拖车——它们来自不远处的围头十万吨级码头——在雨中,溅起四散的快乐的水花……



弄孙趣事

倪悦方

我的小外孙今年5岁,小名“橙子”。
 橙子正常是每周五晚上从厦门回来,周日晚上晚饭后跟随父母亲再回厦门。

橙子每次回来,车未停稳,声音先到:“阿公,我回来了!”然后一头扎进我的怀抱,撒娇道:“阿公,我不在,你想我吗? 你有伤心吗?”这个时候,我会故意装作很难过的样子说:“阿公想你,阿公好伤心!”然后和他相拥一起进屋。

我们分居两地,平时聚少离多,双休日在一起,自然是每周最美的时光。

小外孙喜欢看动画片。先是《小猪佩奇》,后来是《汪汪队立大功》《超级飞侠》,乃至现在的《奥特曼》。看着看着,他会自己入戏,扮演里面的角色。先是汪汪队里的警察狗狗阿奇、超级飞侠中的机器人乐迪,然后又变为欧布、迪加、特利加等各种各样的奥特曼……小外孙私下央求我,帮他从网上买了几个大小不等奥特曼玩具,又吵着他妈买了件奥特曼外套,经常穿上它比画,口里念念有词:“冲破黑暗,照亮宇宙! 嗨、嗨、嗨呀!”摆出种种造型,自我炫耀地问大家:“看,这就是我,我厉害吗?”让家人一见到都笑坏了。

他爸妈担心他看电视影响视力,限制不看或者少看电视。他就会变着法子讨价还价,用手指比画:“吃完饭看一集?”或者“做完作业看一集?”看动画片前信誓旦旦和我拉钩只看一集,一集快看完的时候,有时会狡辩耍赖说:“这一集错了,我不是要这一集的,再换一集。”直到他爸发脾气了,才眼泪汪汪地让我关了电视。

小外孙喜欢汽车,见到车子就要不停地问。他年龄虽小,却记住了各种车型,什么奔驰、宝马、宝马迷你、路虎、奥迪、法拉利、保时捷、丰田、本田、凌志、大众高尔夫、大众甲壳虫、别克、北京现代,甚至包括新能源汽车特斯拉,他都认得。经常在小区玩耍或者坐在车上时,会指着身边驶过的小车,准确无误地报出车型,这方面的记性特好。当我开车载家人出门的时候,他经常会在后座喊:“阿公你为什么又按喇叭?”“阿公你开车不要戴帽子!”“阿公我要听音乐。”这时候,车厢里就会洋溢着阵阵欢乐的笑声。

小外孙从小就很有爱心。他每晚都会牵着太奶奶的手上楼,把她送到卧室,然后道声晚安。早上听到太奶奶下楼,会在客厅打招呼:“太奶奶,你是老人家了,走慢一点,不要摔倒了。”春节期间,目睹太奶奶因疫情情绪挫败倒,过后他会自言自语地说:“太奶奶应该用拐杖了,对,这样就不会再摔倒了。”夜晚看到我夫人在看手机,他也会上前制止说:“阿嬷,你别看手机了,要不然以后眼睛“青眼”(瞎)了,你就要走盲道了!”真的是小屁孩发出大人腔,好可爱哦。

当然,他也有这样那样的小毛病,比如吃饭至今不能独立完成,在家时还要我夫人喂几口;做家庭作业有时会说太累了,要休息一下;想吃甜食、油炸食品,管不住自己的小嘴等。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好好加以正确引导、督促,他应该会有所长进。

我女儿见我喜欢小外孙,会开玩笑说:“你那么喜欢他,要不了我们再生一个给你们,姓咱家的姓。”我也照样开玩笑地回复:“哼,我要的是现货,不是期货。”“哈哈哈,橙子,原来阿公爱的是你这个现货!”女儿笑得合不拢嘴。

弄孙的这几话,甜酸苦辣均尝过,回首想想,这不也是人生的一种乐趣?

含饴弄孙,天伦之乐,乐在其中,乐在当下。